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序

夫史難言哉學者宏辨
典記考撫曩古然于當
代之故靡幾焉大之則
弘謨洪烈之盛銳意鋪

張閱之則金匱石室之
藏煩思紬繹公之則是
非衮鉞之施叶謀而權
定甚有未易二者司馬
氏並職天官二十而南

遊探舜禹故蹟歷窮海
內講業齊魯以度衷于
聖人空古今稱史者亡
如史記乃評者猶恨焉
其稱三五之際略矣若

漢興以來故實功令行
事之迹靡不畢究而八
書諸志蒐然隻千古焉
以啓班氏羽翼春秋良
不虛耳

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中夏
直接皇王之統

成祖靖難

列聖闡繹垂二百季丕教誕
洽人文馮二蒸休軼古

益自

孝皇帝以來而海內文章之
士閎肆崛興駿二乎有
漢之遺矣

世宗襲累世熙洽修明禮樂

丕休究于神人功茂之
存較于漢武不知幾踰
越也固應有司馬材應
纂述之列以昭憲彝于
萬世夫家史興而善失

真美而溢者也野史興
而善涉謬傳而誤者也
稗史興而善入譌瑣而
鄙者也以余所概見東
莞通紀矣猥管雜而觀

欲吐京山洪猷確矣斷
取節而時代闕焉毘陵
雋李憲章矣一僅提綱
而闕于節目一逞胸臆
而盤于事至弇州以論

著高一代國故家乘異
同亡所不訂闕疑無所
不考沾命並自左史
而下若范陳諸人不勝
乙而衙官之及其別集

出掇拾斷爛附益成文
盲史腐令不寂 = 擲揄
乎哉以此言史 = 何容
易至若文直事核綱舉
目張紀考傳表體裁具

而道法兼其吾學編年
國之大諱難于史者天
造則建文中葉則景泰
端簡則既舉之矣上溯
高皇迄嘉靖而止當是時

世宗神聖威靈莫測惜乎端
簡之縮于筆也閩中恭
肅黃公起端簡之後故
有史材從容朝禮得以
展采鐫事無周南流滯

之戚以其暇日倫鳩百
氏編次日月祖左氏而
禰司馬撰述成一家言
命曰昭代典則其用心
良勤且篤矣吾鄉周氏

見而悅焉屬之劄劄介
武東駕朱職方問序不
佞不佞非知史者而知
難于史迹黃公所撰著
述

明聖之休光次功臣賢哲之
餘烈撫載禮樂征伐損
益建置之際章矣乃德
者試而有譽忌者鄙而
脩詆存疑者易地而實

時代炫觀而憤聞若諸
史敕者寧能無一二遺
吻蓋其難哉邇者

天子允輔臣之請釐脩

國朝正史迄今六七載館

閣作者如林寥二未竣
曷故哉古之史者有專
任而無分曹有獨裁而
無軋筆故史于今者難
且百倍古

明並弗紹史牒放遺余願
有事焉而未之愜見也
恭肅之於端簡官品同
人品同立朝建白略同
及纂述而史亦無乎不

同方之漢世不庶幾焉
班乎哉余故從周氏之
請為恭肅直序之以附
于三代之遺聊以志而
已 肯

萬曆庚子歲中秋日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兼署戶禮兵刑工五科

事

欽差巡視京營九庫督理後

湖黃冊豫章祝世祿撰

昭代典則目錄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至正壬辰起兵至丙申

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丁酉爲吳國公至辛丑

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

壬寅至乙巳爲吳王

卷之四

太祖高皇帝

丙午至吳元年丁未

卷之五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戊申

卷之六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年至三年

卷之七

太祖高皇帝

洪武四年至七年

卷之八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八年至十二年

卷之九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之十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之十一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

卷之十二

建文皇帝

革除元年至四年

卷之十三

成祖文皇帝

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

卷之十四

仁宗昭皇帝

洪熙元年至

宣宗章皇帝

宣德十年

卷之十五

英宗睿皇帝

正統元年至十四年

卷之十六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七
恭仁景皇帝

景泰元年至八年

卷之十七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元年至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年

卷之十八

憲宗純皇帝

成化三年至七年

卷之十九

憲宗純皇帝

成化八年至十三年

卷之二十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四年至十八年

卷之二十一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之二十二

孝宗敬皇帝

弘治元年至十年

卷之二十三

孝宗敬皇帝

弘治十一年至十八年

卷之二十四

武宗毅皇帝

正德元年至八年

卷之二十五

武宗毅皇帝

正德九年至十六年

卷之二十六

世宗肅皇帝

嘉靖元年至八年

卷之二十七

世宗肅皇帝

嘉靖九年 至 十八年

卷之二十八

世宗肅皇帝

嘉靖十九年 至

穆宗莊皇帝

隆慶六年

昭代典則目錄

昭代典則卷之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壬辰 胡虜僭據宇內中華正統久絕是年

聖主起於濠州雖未卽位建元然天命有在人心所歸而中華萬年曆數卽已屬之故於是年卽紀我

大明以上承三皇五帝夏商周漢唐宋正統而胡虜受懽帖睦爾之昏亂與其四方盜賊之竊據皆我

聖主所驅除者則隨年附見其事云

昭代典則

卷一

是年春我

太祖高皇帝治兵濠州。

高皇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宋季時。

大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

父仁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生四子。

高皇帝其季也已而徙居鍾離西鄉後遷太平鄉之孤莊

村甲申高皇帝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饑癘疫。

仁祖及太后陳氏俱崩既葬追念仁祖太后嘗因夢

許從釋氏迺入皇覺寺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給散遣

其徒游四方。

高皇帝西遊合肥歷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時汝潁兵起

列郡騷動。高皇帝復還皇覺寺。至是定遠人郭子興

與其黨孫德崖等自稱元帥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節今

鳳陽據之於是亂兵焚皇覺寺僧逃散高皇帝亦出

避兵方卜從雄未決蒙古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

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皆恟恟相扇動不

自安高皇帝迺以閏三月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

以爲謀執欲害之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

高皇帝狀貌奇偉大異常人因問所以來之故遂畱與謀

事久之凡有攻伐卽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益

盛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

仇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此

女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卽以女托子興。曰：幸公善撫視。子興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歿。子興欲爲女擇良配。謂高皇帝度量豁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與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遂以其女妻之。卽高皇后也。

高皇帝旣在甥館。遂日治兵。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翊。爲萬夫長。

羅田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徹不花等棄城走。推官俞述祖歿之。

蒙古昏亂。四方盜起。潁川劉福通據朱臯。蕭縣李二與

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趙普勝據蘄水壽輝稱帝國號天完遂遣其將丁普郎等徇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壽輝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歿又陷中興路同知月吉輪出戰衆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送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歿

初盜陷蘄黃造船北岸欲攻九江黼治城隍收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拒賊衝不報武昌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舳舻蔽江而下江西大震右丞李

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游兵已及境。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以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木椿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歿。州民聞之哭。

聲震天具棺葬之。冕在穎亦歿于賊事。聞贈瀟江淮二丞隴西公。謚文忠。

三月徐壽輝破瑞袁徽等州。○蒙古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歿之。

時蒙古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華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搏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國珍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刃殺賊。賊攢槩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

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胡煥忠國忠也。將兵伐叛有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也。夫來降有二。心服爲上。力屈爲次。方國珍阻兵五年。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湖湘羣盜並起。朝廷皆無如之何。則其心未服也。力未屈。心未服。其往議降者。特緩兵之計耳。而秦不韋輕身虎口。往受其降。輕敵寡謀。喪身辱國。忠雖有餘。而智弗足稱矣。

隴西地震

地震踰百日。城郭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蒙古也先帖木兒軍潰。召還。復爲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史大夫。入夫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政事。

也先帖木兒駐軍西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還。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出文等爲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旣受命。關中人涕泣遮留。尉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院

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終不食吾餘。朶爾直班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胡粹中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執。予則孛戮汝。孛戮汝云者。罪非獨一身也。益重言以深儆之云爾也。先帖木兒爲將覆軍。當伏孛戮之罪。而脫脫庇之。更名爲臺端。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烏能勝哉。當是時。中臺之官以罪人爲之長。曾不知恥。而西臺乃能連章論劾。彼周伯琦者。不反躬自愧。顧以越分于譽。塗污正臣。所謂小人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蒙古徙故宋帝屍于

元衡史徽徽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號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一口

○秋七月徐壽輝兵

襲杭州蒙古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戰歿董搏霄尋復杭州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歿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

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从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胡粹中曰古之

爲治者有文事必有武備江浙居十三省之首壤地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南之巨鎮而山賊猝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任方面者皆蒙古色目貴游之子弟惟務逸樂不恤政治故也然省憲大臣皆適一樊執敬獨力戰而然豈不謂之猶賢乎哉如是則漢人未必不可重任也

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

脫脫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謀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荅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九爵

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帖剌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揮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卽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胡粹中曰：脫脫復相於恩怨無不報。又用烏古孫良禎、龔伯璩、汝中栢、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相與排異己者而斥之。先是脫脫西行，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汝中栢參議省解得名還。脫脫深德之，引爲右丞。是時汝中栢參議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遂改哈麻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卽宮中有子，將寘之何所。

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中栢恐哈麻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不能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亦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后奇氏及皇太子，後再出視師，未及成功，爲羣小所搆，竟以罪去。

九月，蒙古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毋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陌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障，隍外環以矢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先
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類中國
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粟粟莫敢犯
時羣盜環布嶺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
障。

冬十月霍山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蒙古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輝將趙普
勝戰于湖口兵敗歿之

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
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

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震。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夕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鞠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

知府事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郡俱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穎川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蕭縣李二將趙均用。自徐州入濠州。據之。

蒙古破徐州。李二旣遁。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郭子興孫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蒙古脫脫命將賈魯追趙均用等圍濠城。均用等與子興德崖極力拒守。

會賈魯以蒙古兵亦解去均用早住遂據濠州挾德崖
等爲已用均用自稱永義王早住稱魯淮王

癸巳春正月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戊戌太白
熒惑辰星聚奎○蒙古立分司農司

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
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
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
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
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
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
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准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添設戰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二月太白犯熒惑○蒙古詔立脫脫平徐勲德碑。

胡粹中曰用大衆攻小寇曠日持久雖獲鼓旗燒積聚而不能殲其渠魁何名爲平徐况屠滅齊民豈足以言勲德乎斯蓋汝中栢伯帖木兒之徒欺其上以阿附權臣也。

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蒙古知府李齊歿之。

士誠白駒場亭民及第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
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尋
殺參政趙璉走入湖復陷興化縣以行省左丞楔哲篤
偕宗王鎮高郵出齊守甯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謀
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
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
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
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守計
官卒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
鉄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劓之時論大
廷三魁若李黼秦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我

太祖高皇帝狗定遠下滁陽

濠城自蒙古兵退軍士多死傷

高皇帝乃歸鄉里募

兵得七百餘人鳳陽人徐達英雄有智略與耿再殘耿

秉交郭英等皆來歸時彭趙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

橫高皇帝乃與徐達等南略定遠中途遇賊還居半

月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

降未決高皇帝以告子興子興選騎士費聚等從行

入其營營中遣二將迎既至其帥遂出迎曰公遠來郭

公必有所命高皇帝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

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

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爲信高皇帝解所佩香

塞與之彼以牛脯爲獻後三日費聚還告曰彼且欲他
往矣 高皇帝卽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使有勇力者
往誘其帥來會帥至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
十餘里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可移軍來就於
是營兵皆出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
遂率之而東夜襲蒙古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其
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
加訓練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與語悅之畱置幕下俾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之彭
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高皇帝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龕
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效早

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很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
所部萬人至滁州見高皇帝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
整肅乃大悅

六月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自是月不雨至

于八月○秋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九月

朔日有食之○太白經天○蒙古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

木兒及西寧主牙罕沙合兵擊徐壽輝於蘄水破走之其

偽官四○江西賊王善冠福州連江巡檢劉濬戰歿濬子

百餘人 健擊賊斬之

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

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

執濟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濟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外土。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濟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使爲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冬十一月。蒙古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蒙古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珍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蒼納失

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職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爲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

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辨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以西番僧爲司徒。伽。辨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係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官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官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宣。

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姝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晝，卽元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大同路大瘵。

甲午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

三日方辨

○熒惑犯歲星。

蒙古遣其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

時江淮兵起，元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于浙西得糧。

百萬石師募選兵部侍郎整飭京師至上都驛戶師泰
驗富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豪貴以不利於已深嫉
之會朝廷復欲和權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朔介休地震○江西湖廣大
饑疫○伊洛溢○秋七月汾州孝義地震○太陰犯昴○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
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
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
突圍出走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太祖高皇帝帥
取再成禦却之

元帥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郭
子興不答高皇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
次將及滁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于興囑高皇帝
往令禱于神高皇帝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
禱也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
數四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高皇帝又以
計給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既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
州高皇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
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由是滁

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子興欲據滁稱王高皇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子興默然

蒙古以定住爲左丞相瑣南班哈麻爲平章政事○蒙古哈麻賊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以河南左丞相秦不華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華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
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華爲
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闕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
代將其兵詔至軍中襲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
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
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
委以軍國重事昨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及深矣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
闕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
成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胡

粹中曰前日交章論也先帖木兒河南功績者臺臣也
今劾其庸才鄙隘者亦臺臣也何公論之不定若是耶
所以然者前日臺臣脫脫之黨也而脫脫之權方盛今
日臺臣哈麻之黨也而脫脫之眷已衰故爲是紛紛耳
臺憲紀綱若此其何以爲治哉。

紹興地震。○蒙古大都大饑疫。民有父子相食者。○十二月。太陰
掩昴。○蒙古製龍舟於內苑。

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一十尺廣二十尺前尾簾棚穿
廊兩爰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
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
前官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

自製宮涌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金甲神人一縣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御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官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懼作爲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爲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鼓鉦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春正月蒙古安道脫脫于亦集乃路○蒙古教坊

鄭咍請正國俗不報

大幹耳朶儒學教授鄭咍上疏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閏月我

太祖高皇帝取和陽。

滁城乏糧諸將謀所向。高皇帝曰固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遂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將兵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俟天祐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蒙古平章也。

先帖木兒急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會日暮蒙古收兵還天祐等始至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中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上天祐等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天祐遂據其城于興聞再成敗急屬高皇帝將兵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高皇帝遂入撫定城中遣人報于興于興屬高皇帝總守和陽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

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
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樹殺之遂自爲
丞相

三月郭子興卒我太祖高皇帝將其兵

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德
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高皇帝慮其彼衆我寡力不
能抗不得已許之適有讒高皇帝於子興者子興怒
即自滁來欲督過之子興至館高皇帝往見之子興
怒不言高皇帝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孫
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默然德崖聞
子興至心不自安欲他往高皇帝疑有變急報子興

備之德崖軍既發 高皇帝出城欲餞德崖行二十餘里忽城中走報子與德崖兩軍相鬪 高皇帝亟騎還德崖軍在道者卽來追 高皇帝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高皇帝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爭鬪何由知之衆弗聽持 高皇帝馬銜擁之行展轉十五餘里遇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語者曰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逞憾於孫公得無兩傷乎乃往觀之見子與繫德崖項與之對飲卽還告曰若從衆所爲幾害兩人衆怒猶未釋明日復拘入麻胡中又明日子與聞 高皇帝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往代達至謂衆曰不如釋朱

公令之還以出孫公於是高皇帝得還既至和陽子興亦釋德崖去徐達等亦還初子興既執德崖欲殺之以報舊憾及聞高皇帝被執乃釋德崖然心常快快憂悶致疾久不起遂卒德崖欲襲其軍子興之子聞之懼不能當乃請高皇帝代統之而常遇春鄧愈等皆來從時汝穎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爲帝居亳遣人詣和陽招諸將張天祐遂往時高皇帝發兵及親率將士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亳歸齋劉福通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及高皇帝皆副元帥高皇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

徐壽輝兵破襄陽○蒙古竄脫脫赤雲南○薊州雨血○

夏四月蒙古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相哈麻弟雪
雪爲御史大夫國家大柄盡歸哈麻兄弟○五月蒙古詔削秦不華官
爵命荅失八都魯總其兵。

秦不華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
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劾其慢功虐
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荅失八都魯總
理其軍○胡粹中曰命將大事也必審而後動擇而後
用脫脫以老師費財而罷之矣曾未半載秦不華又以
慢功虐民見黜夫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命將出師
而易置如此烏能取勝哉又况不數月復以秦不華爲
湖廣左丞相詔捕盜賊夫慢功虐民之人豈可復用况

皆以有罪而削無功而復刑賞如此雖滅盜猶不可以
爲國也

徐壽輝將倪文俊陷中興路蒙古將朶兒只班歿之○六
月我太祖高皇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諸將謀渡江患無舟楫特命通海通源廖永忠永安等
各擁衆據巢湖張德勝亦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五月丁
亥皆間道來附高皇帝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
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銅城閘馬場何等隘口皆爲蒙
古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
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魚貫而
出諸舟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勝通海等將之壬

寅 高皇帝帥舟師攻蠻于海牙嶺路口大敗其衆
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高皇帝
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可
圖也六月乙卯 高皇帝率徐達湯和李善長常遇春
一廖永安馮國用邵榮鄧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江時
西北風順舳舻齊發軍士皆謹躍永安請所向 高皇
帝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禦
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
崖守者驚駭出拒不支卽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
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
令軍中皆食食已卽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

龍姿鳳質

出安民始

信帝王自

有真采石

既謀天授

除長江襟

帶定無張

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開
城拒守 高皇帝命將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等棄城
走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安見 高皇帝狀
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高
皇帝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軍士撈比入城
卽張之士卒欲撈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
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 高皇帝召陶安李習與
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
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王帛取快一時非有撥
耆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
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高皇帝

莫道堅儲

無遠謀英

雄有主潮

出取金陵

定策固無

敵千載豈

功孰與併

身在其具

卷一

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高皇帝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乃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真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高皇帝爲大元帥高皇帝命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潘廷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河以固守禦

秋七月蒙古以達識帖睦迹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迹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

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胡粹中曰古稱立賢無方元之用人惟先本類若達識
帖睦邇才識庸下豈足以專治方面任旬宣之寄哉當
是時朝廷大臣方正者無逾賀惟一而才智如成道董
搏霄遂魯魯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以
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

冬十月蒙古以慶童為淮南平章秦不華為湖廣左丞相
○十二月蒙古荅失八都魯圍亳州劉福通以韓林兒走
安豐

荅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
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

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湘梁十月又敗之于太康
遂圍亳州宋主小明王遁走安豐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
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啣之至是
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
鵝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器識宏遠人莫測其
蘊好賢禮士出於天性至於事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
之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讎君子病焉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桱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秦淮
水上桱先尋伏誅

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熟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桝先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桝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桝先高皇帝釋不殺與之語桝先詐曰生我謂何高皇帝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旣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桝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軍之將校皆吾親故喻之卽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桝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

路楚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埃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高皇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楚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楚先旣歸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有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濟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

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高皇帝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流，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

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堃先旣得書。知其詐不後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堃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歿。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堃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堃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堃先歿。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蒙古置大兵農司。招人耕水田。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鎮共四處。其

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

荊州大水。

丙申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據漢陽爲都。○蒙古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爲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誅。卽以聞于元主。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

遂謂我爲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搨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既而省臣定住等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笏。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啟也。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士誠自高郵亡命。復集衆入平江。遂陷湖州松江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主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

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詔斥不絕及
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
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世士誠殺之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南北
欲伺間攻太平 高皇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舟懸
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而以大兵
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爲二我師左右
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殍
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自是元
人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我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陳埜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管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管大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傍高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旣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噪而進元兵皆破膽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福壽閉門拒守大軍薄城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遂克之

福壽又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揮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遁福壽叱而射之督戰不已遂歿於兵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歿獲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百餘人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刺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高皇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時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

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高皇帝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袒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命趙忠爲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以爲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爲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江收鎮江路爲江淮府

金陵既定。高皇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妄殺。今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宴然。民不知有兵。己亥。以鎮江爲淮興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爲江淮府。元康茂亦自集慶奔江口。俞通海以舟師追及之。茂才遂帥所部三千解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

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乃天數也事至於此歿生惟命
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 高皇帝釋之俾率所部三
千餘人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質如黃瓜

先是黃瓜生黃瓜民皆無家

云李○太陰犯昴

○我師克廣德路改爲廣興府

六月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率兵攻廣德路克
之改爲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爲
元帥湯昌爲行軍總管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平
章政事左荅納失里戰外叅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

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
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平章
左荅納失里戰歿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
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城達識帖睦爾乃還○胡粹中曰
夫受人之托者歿人之事達識帖睦爾以丞相兼知樞
密節制軍民得便宜行事朝廷所付託專且重矣寇至
而遁一城且不能保况東南千里之地乎卒為士誠所
逼逐身歿名喪為天下笑悲夫

諸將奉我太祖高皇帝為吳國公

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高皇帝總吳
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

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
陳善吾王愷爲都司王壽爲照磨樂鳳爲管勾夏煜韓
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
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
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
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元帥置五部都先鋒
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鎮
撫置理問所以劉楨秦裕爲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
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
必大爲指揮

我師攻常州復張士誠張九六誅之

初常州奔牛壩失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
湯和等兵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
降于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高皇帝遣儒
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
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
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圍保境息
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
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
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
龍潭高皇帝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誦
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

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高皇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虎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遑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卽士德，梟鷲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高皇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蒙古守將甄崇福戰歿。○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滅。

冬十月丁未有星隕大名化爲石。

有星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蒙古命藏諸庫。

賊破淮安城蒙古守臣楮不華戰歿。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倚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患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

德秀連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
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
上人卽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轡草廐
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
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
關中傷見執爲賊所縛予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
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十一月蒙古以董搏霄同僉淮南行樞密院

初搏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
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
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

珠管每三十里設一總管。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且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蒙古不能用。

○我師圍常州。及張士誠戰于城南。大破之。

張士誠兵旣敗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士誠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

高皇帝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爨召兵。實由
于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
望風降附。爾乃受其叛逆。給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
楊憲齋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爨。誰執其咎。我是以
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
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
萬石。卽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
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
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兵圍
常州久不下。高皇帝復益達精兵二萬人圍之。士誠
守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

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師四面去。其三達營于城南。常遇春營于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僉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中益困。

十二月戊申，我高皇帝復以江淮府爲鎮江府。